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 
第四十四回 伏薰香捉拿彭啟 假害怕哄信雷英

詩曰： 不知何處問原因，破陣須尋擺陣人。  
捉虎先來探虎穴，降龍且去覓龍津。  
五行消息深深秘，八卦機緘簇簇新。  
終屬薰香為奧妙，拿他當作蠢愚身。

且說展爺領了蔣爺的分派，在上院衙吃的晚飯，叫管家到西門，教城上留門，預備太平車一輛，可要心腹人。晚間出來小便，看見一黑影，拉劍追下來了。至於後面，地下躺著一人。展爺上前看，那人倒捆四肢，口中塞物。展爺不顧追人，收了寶劍，解開這人，拉出口中之物。一問，這人叫李成。「正在後面解手，來了個夜行人，把我綁上了，問我大人的下落。」展爺說：「你必告訴他了。」李成說：「沒有。拿刀蹭我的腦袋，我死也不說。」展爺說：「你沒說很好，若說可了不得。」

展爺找了半天，並沒下落。換上利落的衣服，出了上院衙，撲奔八寶巷來。在東口，早瞧見有幾個黑影兒亂晃，就知道是蔣四爺。聽見對面擊掌的聲音，湊在一處，見他們都是夜行衣靠。展爺就把上院衙遇刺客，沒追上，說了一遍。蔣爺說：「無妨。大人不在上院衙，怕他什麼？」智爺說：「少時進去，各有專責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帶路。」柳爺說：「我使薰香。」展爺說：「我背。」智爺說：「我給你們巡風。」蔣爺說：「隨我來。」智爺說：「把消息記妥當。」蔣爺說：「不勞囑咐。」「嗖」一聲，就上了牆頭，原來這就是那個東夾道。飄身下去，大家又上了那個牆頭，往西一看，蔣爺低聲說：「省事了，不走西邊那個門，少遇好幾道消息。咱們就奔正北的屏風門進去就是了。」

大家下來，柳爺就把塞鼻子布卷，給了每人一副。蔣爺在前，魚貫而行，全是墊雙人字步，弓躬膝蓋，鹿伏鶴行，瞻前顧後，直奔台階。回頭打著手式一三五，後面點頭。上了台階，奔西邊的那扇屏風，下了土道，直奔正北。蔣爺等暗喜，彭啟尚未歇睡。

上台階，由五層躡在頭層之上。四個人分開，全拿指甲戳窗櫺紙，戳出小月牙孔，湊一目，眇一目，望裡窺探，見著彭啟仍在在那裡打坐。智爺暗歎：「此人道學的工夫不在小處，就應當隱於高山無人的所在，日久何愁工夫不成？又不為名，又不貪利，這要盜將出去，就是個剛罪。」

忽然間，聽見他「唔呀」了一聲，說：「好雷英！叫他去問生辰八字，也不見回來了。我這一陣心驚肉跳，莫不是禍事臨頭？待我占算占算。」把天地盤子一轉，又「唔呀」了一聲，蔣爺深知他的算法實靈，拿胳膊一拐柳青，叫他點香。聽屋中又說：「你們好大膽！全來了，全是似水鉤來的，這可說不得了！我不忍行這樣損事。常言道：『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。』可就講不起，要傷德了。」連南俠帶智爺嚇了，都是面面相覷，緊催柳爺。柳爺也是渾身亂顫，把香點著，銅仙鶴嘴戳在窗櫺紙上，緊拉仙鶴尾，雙翅亂抖，由透眼進風，一股煙直奔彭啟。彭啟已然用硃筆把符畫成，將要往燈上一點，他就聞見香氣，說：「這是什麼氣味？」往裡一吸，翻身便倒，「磕噶」的一聲，連人帶椅子全都倒於地上。智爺哈哈哈哈大笑起來了。蔣爺說：「你這麼大的聲音，再教人聽見，當是在你們家裡頭呢。」智爺說：「是可笑麼！他要一燒那個符，大家不要活的了。他能算，他沒有算出點薰香來。蔣爺，那不是神仙了麼？這個能耐就不在小處。他會算出是似水拿鉤子，把你們鉤來的。」說罷又笑。這才推開當中的隔扇。

智爺說：「咱們試試他消息靈不靈。」展爺說：「使得。」隨即拿寶劍躡在門檻上，向著二路磚一戳，只聽見「咕嚕嚕」的一響，從東屋裡出來一個假人，跟北俠一樣，判官巾，紫袍，靴子，全是真真的傀儡頭。藤子胎當中有消息，底下有輪子，方磚一動，這假人就到，手中是一口真寶劍，衝著展爺「嗖」就是一劍。展爺把劍往上一迎，正削在假人的胳膊上，「噹啞啞」一聲，連半截胳膊帶寶劍墜於地上，剩了那半截胳膊，還「咯噠咯噠」的刺了半天。智爺又笑說：「可見消息極靈，剩了半截，他還直刺哪！刺完仍然回去。把頭一路磚也給他點了罷，省得咱們進去擔心。」展爺又用寶劍一戳，如地裂天崩的聲音一般，打上面黑壓壓一根大鐵梁墜落塵埃，「啣啞」一聲，把大家嚇了一跳。容塵土落了一落，大家才進去，智爺先把迷魂藥餅與彭啟按在頂上，用網子勒住，然後搭起，爬在展爺脊背，用大鈔包兜住後臀，繫了個麻花扣兒，大家出來。

原來智爺把桌子上天地盤、量天尺、書一切物件，包在包袱，背將出來。蔣爺說：「這作什麼？」智爺說：「我是賊，不空回。」仍然按著舊路出來。躡下五層台階，出西邊屏風門下，外頭的台階是一三五。蔣爺說：「這得了，把塞鼻子布卷全都不要。」

奔東牆，展爺躡上牆頭，飄身下來，腳站實地。原來貼牆根出來一個人，拿著長拘鉤就搭，展爺一閃身，拘鉤搭空了。智爺往東牆一躡，出牆外去了。那人一回頭，牆上又露出來兩個，過來四五把拘鉤，也沒搭住，也就出那段牆外頭去了。惟獨蔣爺將要飄身下去，一下就讓拘鉤搭住了，往下一拉，「撲咚」摔倒在地，搭胳膊擰腿，四馬攢蹄捆起來了。

你道這些人，也不是看家護院的，全是些個更夫，預先就安排好，萬一家裡要是鬧賊，就叫他們拿著長拘鉤；萬一若有動靜，就叫他往牆根底下等著，把燈籠點起，拿半個確片罩著燈籠，用的時節一揭就得。先是智爺大笑，人家就聽見了；後來又聽見落鐵梁的聲音，人家就準備好了。全沒拿住，單把蔣爺捉住，四馬攢蹄。拿燈籠一照，大家亂嚷：「是恩公，給員外送信去罷。」

少刻，雷振到，說：「怎麼著，是我恩公作賊？」早有人把燈火掌起來，把頭一搬，何嘗不是哪！問道：「恩公，你這是怎麼了？」蔣爺說：「你先撒開，我有話，回頭再說。」立刻吩咐解開繩子。蔣爺起來擲了擲身上的土，跟著雷振直奔上房來了，落坐獻茶。雷振又打聽。蔣爺說：「你屏退左右。」雷振即讓家人俱都出去：「恩公有話請說罷。」蔣爺說：「我不是蔣似水，我姓蔣名平，字是澤長，匪號人稱翻江鼠。我是來救你們全家性命來了！我白日來是來試探你來了，瞧你念當初活命之恩不念。不但你念起活命之恩，並且你格外還有點好處，我這才救你們滿門的性命。布下王爺府銅網陣打死白護衛大人，一者是奉旨拿王爺；二者是與五老爺報仇，不久就要破銅網陣，王爺的禍不遠矣。若是拿住擺銅網陣之人，你算算該當什麼罪過？就是剝成肉泥，也不消大人心頭之恨。明明的是彭啟擺的，怎麼但願意教你兒子應聲呢？若要事敗，那還了得！白晝我來測道，見你這個人實在誠實，我回去和我眾尉護衛大人說明。方才將彭啟盜將出去，罪歸一人，不怕以後拿了王爺，也沒有你們父子之事。可有一件，你兒子要是回來的時節，可就別教他再上王爺那裡去了。仍然助紂為虐，漫說是我，連我們大人都救不了你了。」雷振一聽，雙膝跪倒：「多蒙四老爺的恩施，我這可就明白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我這可就要走了。」雷振說：「我這預備下酒飯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改日再擾罷，公事在身，不敢久站。」說罷，出了屋子。雷振吩咐開門。蔣爺說：「向例我是不愛走門。」躡房躍脊，一會兒蹤跡就不見了。

再說展南俠背著彭啟，到了上院衙門口，解開麻花扣，把彭啟放下了。那裡早有一輛太平車，連車夫帶從人在那伺候著呢。展爺就把彭啟四馬攢蹄捆好，裝在車上，放下車簾。到裡面各人換好了衣服，仍然出來，跨上車轅，連從人跨在那裡。車夫趕著，直奔城門。到了城邊，叫開城門，車輛出城，仍然又把城門關閉。到了下關，直奔西南，地名楊樹林，直等到紅日東升的時節，方見小車兒來到。大家會在一處，奔晨起望。

著彭啟泄機破銅網，且聽下回分解。